#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

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于衆吾夫子葢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

世之鑒誠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
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
徐君考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
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
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
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
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
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

于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禄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戒蠻夷自擅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以著異姓絶嗣之危他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弑莫不注意而備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髪爽其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巳瞭然于心目間學者自是無鈌畧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

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關於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以傳遂書于首簡

性理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

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閟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于簡策矣孔孟既没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於中天昭矇瞶於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右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祗承熟讀詳味恍乎有覺安敢自私故録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性理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叙太

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益
異世而同符者性理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
詩一卷附于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
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
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藴奥
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為得其要乎至於盡
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
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 九靈山房集序

桂彥良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當可為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畧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烏乎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

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黃公溍遊
俊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
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
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顛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
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竒
異之觀羈人猖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
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深雅潔往往無
愧於古之能言者雖其用意精絶而先生之窮不幸亦

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知有聞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非必不幸而先生之窮庯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説于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

周易旁註前圖序　朱升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著字以明

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旁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註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横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

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

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著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説作著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然究其實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今易安註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别於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爲圖今録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

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註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婺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婺

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蹂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遺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歡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慼慼或又摘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築城所賦

尋仞十倍其家産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宗茂而止於斯耶宗茂風神秀澈言笑媚好讀書史不數過成誦為人比方解説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為於世者往往以器略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為謙退推讓以苟悦人視己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己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以此楊子雲曰世亂則

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民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術名進士也展其事業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歛華而實為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余遊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

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撫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余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絶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邪

贈徐大章序　梁寅

余昔以戊子歲之秋至金陵迨庚寅歲之夏將歸江右以爲錢唐江左之名郡也於是行而不一遊焉則將無

時而至也乃命兒子岷買舟載書籍繇京口而往留錢唐踰一月於賢士大夫固多見之矣而天台徐君大章家于是郡為儒泮助教考其藴蓄聆其論議而又相與之勤相顧之厚心尤慕焉西還之後不二年而兵興竄身巖石之下屏跡田野之間每思金陵及錢唐怳然如夢寐之所歴心雖係焉而跡不可以復至矣今上龍興金陵為鉅麗之都視前時益盛吴元年丁未歲以詔徵至都四方之士翕若雲集而大章亦以嘗為郡文學見

徵於是得復與之會相持問勞以喜以歎思曩時之周旋誠猶夢寐不期復見於此也是時上方文武並用丕武隆古肇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於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居之三曰誥局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辭者居之余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同居官寺者半歲或談辯於蚤莫或賞詠乎風月大章之學之文固進於往昔而余之益老且衰則日退而已嗟乎昔之見也不期再

見於今日而今之見也又可期之於後邪其睽之久也其地之逺也而乃無一言以為别於人情何如也而余之贈以是言則所期於大章者固不啻如今而已也

送佘縣丞序

五方之民俗有不同繇山川為之限隔而風氣殊焉長民者因其習俗為之政教率其不同以歸于同斯為善治矣今天子肇興鴻業威明並用疆境日闢齊魯之地悉歸輿圖而州縣之長貳方慎於遴擇既擇之當則進

之殿庭而訓飭之若曰北俗之淳質異南土泣以純誠斯治之宜馭以譎詐匪道之正當是之時余君宗暘以賢良選為丞於般陽之長川吾知其無負於訓飭也君三衢世家其讀聖賢之書思勵其躬而措之政固蘊之也久矧以其淳質之性臨淳質之民其奚至於齟齬哉嘗聞乎北俗其一家之幼少必聽命乎父至嚴也至敬也凡齒德之尊於一鄉鄉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為鄉之父縣之令丞治一縣縣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為縣

之父州之守佐治一州州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為州之父而南之俗或愧焉其為一家之子者或乃不知敬其父矧為鄉縣州之民而能敬其鄉縣州之父亦幾何人哉大率豪陵其善貪譏其廉文嗤其質巧侮其拙偽欺其誠忮疾其仁若是者固自謂之賢也而莫以為恥君之長川能因其美俗以成其善治使北州之民咸曰維南有君子斯誠稱於任使矣太平之基惟賢是資君必勗之

贈安慶知府譚敬先序　汪仲魯

臣子趨君父之命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為尚非達於理者不能然譚君敬先知安慶之明年夏六月冦至鎮卒不戰以潰冦退君倡僚幕之官撫殘傷遺民固守三越月或曰郡府無兵甲冦出没難測未若還請命于省府君不聽九月幾望右丞徐公達領兵城安慶於是民得安全而官有寵錫之榮又明年八月我吳國公躬率舟師解洪都之圍三戰皆捷大敗陳氏之兵其將校悉以

殺溺擒降僞主友諒中流矢死降其卒數十萬盡得其樓船公憫江夏之民屢年困迫于陳氏戰鬬供億不少蘇不忍輒以兵加之謀得其人將命以招諭之而譚君往焉或曰友諒死未知其信否不可以輕往或又曰友諒果死其嗣子必繼立亦不可往君曰上命也其可辭避乎於是奉命趨江夏宣明吳國威德懷柔寬惠之恩言論慷慨氣不餒竭人爲之感動厚其禮遇乃以其官使來復命若是二者豈非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爲尚者

乎苟不達於理而惟人言之去就鮮有不較乎利害者也以趨利避害爲心而能忠於事君者未之有也故曰非達於理者不能然君既復命還安慶九華知府劉君喜而寄頌以詩九江宋伯折又率郡之能詩者咸歌詠之新安汪仲魯乃以事之關于大節者二并書以爲序

送彭萬里之江夏序

王師西平江漢伐罪弔民義明勢張人心翕合是故一戰而殺其大將焚其巨艦再戰而俘其衆不可以數計

三戰而殲其渠魁降其將卒數萬盡得其樓船古今大快靡逾於此夫殺主自立逆亂天常者人得而誅之國家申明春秋大義於天下江漢之民望風順服知者獻謀勇者効力抱才藝懷道徳山林幽遠之士率皆振奮而願有為於時也况其勇健有謀直言好善如吾彭萬里者哉萬里以萬户侯從鎮同安戰守招懐屢建勲績向之三戰皆預焉兹再往江夏且視予疾以别予覲國家盛事絶古今多士雲集而予則病廢甚不能振拔有

為獨壯萬里之行也執其手而語之曰王師方拯民於水火之中保之若赤子俘獲者盡釋不殺仁聲達遠邇真所謂保民而王者哉夫義之著所以勝敵也仁之孚所以安民也敵勝而民安以定天下不難也大丈夫樹勲名於不朽殆不違斯言也夫

王生歸儒序　葉致中

能言距楊墨者孟子謂之聖人之徒夫徒距之而輒與之若是其重則逃乎彼而來歸者得無與其賢哉吾友

王生故搢紳名家幼失所怙其族人舍之逍遥觀為道士既而來學於余聰悟警敏若聖賢之書諸子史傳既習聞之乃憪然曰家素以儒科顯不幸而中微而不肖者幸生以粗有識知乃棄去從老氏恐非先人遺意也乃解其衣冠謝其師歸讀書于其家别業於是吾黨儒者無論疏遠咸嘉尚之至有禮延之俾淑其子弟者嗚呼昔太史公著六家序說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又曰道家者流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

要紺聰明去健羨兼五家之長為足以為理夫太史公之論若是王坐為其徒矣習聞其學矣乃能尚吾儒之教奮然來歸為儒門弟子師則視夫能言距楊墨者其輕重為何如識者必有以辨之乃有請余言以美其志者予曰儒者之道何道也儒者即天地以為道也天尊而地卑君臣之位也天生而地成父子之繼也一陰而一陽夫婦之配也日月星宿四時寒暑其比並其先後小大朋友長幼之則也觀乎流行之有序發生之有和

禮與樂可行矣察乎天之經地之緯明乎陽之舒陰之慘政與刑可作也聖人者出仰觀俯察立為經制莫非以天地之道為道人之為人者生於斯長於斯而待盡於斯固不能外天地以為人悉能外天地之道以為道哉能外天地之道以為道又悉能絶君臣父子舍禮樂刑政以為道哉知乎此則太史氏之說然乎否乎雖然彼贖然者無所知無足與適也知而不之信信而不擇其所從知猶不知爾若生者可謂能賢也哉生雖貧志不

屈身不汙為吾道自樹立遂吾人倫長吾恩愛朋徒來從窮則相切以自善達則大行以兼善不其偉乎於是有以吾言為足以輔吾教且有以達其志遂請書以為序

贈蔡山人序　宋玄僖

自知其命者而後可以言人之命命豈易言哉富貴貧賤命也壽夭禍福命也命懸乎天天之所為深遠莫測而人欲言其將然無有不驗難矣哉是故非自知其命

者不可以言人之命也葢知命為君子君子之心不蔽於物而理無不燭理既燭矣於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一聽乎天之所為而無不樂焉既以樂乎已又以語乎人曰富貴命也知命者不溢不危斯可以長守富貴也貧賤命也知命者不諂不濫斯可以久處貧賤也壽夭禍福命也知命者不偷活不傷生則壽惟其壽而夭非其夭也不足欲不蹈險則福惟其福而禍非其禍也斯言也人苟聽之於世教不有助乎夫以匹夫之言而有助

於世教非君子其孰能之術數之學云乎哉上虞蔡其山人蚤嘗習進士業試不利即委分田野而無競於時非自知其命者歟中年難於生事乃以五行書推人生年月日所直日辰而有以勸之於其富貴者勸其不溢不危於其貧賤者勸其不諂不濫於其壽夭禍福勸之以不偷活不傷生不足欲不蹈險為人言命而所勸若是非以君子之道處已處人者歟不然何其不專尚乎術數之學也余久處貧賤者也今年春過山人田野間

聞其言知其有志乎君子之道而心竊喜焉因其徵余言故有以贈之

半軒集序　申屠澂

忠義者生人之大閑也忠者必義義者必忠全其義者未有不全其忠者也有若故半軒先生鄭仲潛父其全忠義者乎先生浦陽義門之碩德與義俱生者也吳貞文公宋太史公則先生之師也元太師道濟公則先生之知己也留閣下者甚久言天下事計無不聽當時被

其澤者多矣道濟公以誣罷相先生遂以永嘉幕官航
海南歸在官半載拂衣還家暨運啓休明海内仕隱之
名流莫不起而彈冠翺翔雲路先生年正强方且閑闗
纂修贊理家政作為文章深韞諸櫝賔客之慕義者輻
輳雖舊交或辭疾不見而况其文乎如是者幾四十載
可謂難矣晦其明於天日昭露之下保其貞於風霜凋
落之餘養其素於岸谷高深之際跡之匿也如完璧非
遁乎山林也身之隱也如藏珠非逃乎江海也惟其積

諸內者純乎義故其施諸外者純乎忠也非智周於物者能之乎嗚呼先生澂之世契也比年以來數承下風論及勝國之事葢有不勝其感慨者焉其忠義之見乎辭色者猶若是其耿耿也古人云文才之高學博而識卓者謂之三長先生葢兼而有之至於擴先儒之所未發究先儒之所未明皆可以見諸行事而非空言有不待贊美者讀者當自得之若夫履歷之初終已備於今王太史所述墓銘茲不著著其忠義之大身名之全以

白于天下使人人知先生之明哲如此後之人嗣先生之忠焉嗣先生之義焉是大有關於名教也昔宋之亡閩南有義烈之君子曰謝皋羽嘗叅文丞相文山公之軍事文山公死于燕而宋社屋自放於山澤閒作為歌詩終不肯出仕人到于今稱之先生之志節可謂同矣而夷然樂道以全其天不有皋羽徬徨悲歌之隘則又有過之者先生之名與之並傳可無憾於世矣

##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肅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

令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

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

見海濵有廟祀天妃其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

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

邪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

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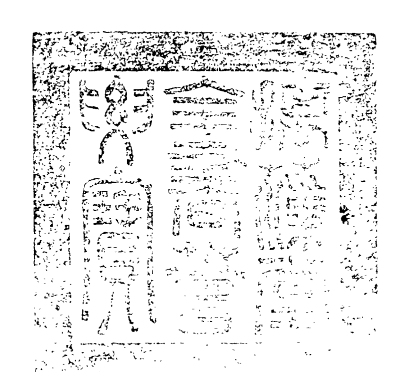
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

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盖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

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寔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為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為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百年之

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庶幾草而正之寧肯蹱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明文衡卷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

謄錄監生臣王永榮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九十三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

明 程敏政 編

序

心學圖說後序 蘇伯衡

金華坦谿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彦淵宋川陜置制忠愍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韮書註釋讀之因意彦淵儒者乃今讀其心學圖說信彦淵之為儒者無疑矣夫

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其所以為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

心不足以為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篤
惟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為甚譬如
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揶揄亦揶揄其目且猶
無見也其心況有得乎則其失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
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
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
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彥淵之書所以
作也彥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

所不覽而未甞阿以為同冥思而黙體深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向令彦淵與諸大儒並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胤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為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脉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

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于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為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彥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圖與說所不能盡者彥淵尚終有以教我哉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

孫公輔遊公輔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疏賔禮門客間則讀書為文不遑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也别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國家底定燕冀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歴元統以來海内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為賢以

漁獵為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並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為自完之計其低佪濡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為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也天邪人邪必有以辯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陜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為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為國也猶醫師之治病也今夫貌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為

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脈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愈矣曾謂為國而異是乎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材分布郡邑而置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公自垂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略所學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譬諸

醫師葢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為國無難也而況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為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詎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德意作新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

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
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親
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郭樹府寺備儀
衛董官聯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閤而龍舒汪君實拜晉
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
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
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三師而禮貌之隆
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

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佘公其與學雄文宏材遠畧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敭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鍾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縣二千石擢拜是官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勣不遺於李密故托勣以孤幼帝者

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中臺也數犯天威陛陳讜論可屬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勳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勳葢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邸綽為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𡚁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

君之所優為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敘之於是乎述

藥房居士集序　祝廷心

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後世之禮樂不足徵矣因其文章而考其所遇葢亦可以觀當世之變也乎士之生也以萬事所集之身而行乎是非得喪禍福之途自非離世絶俗不接乎事與居乎至盛有道之世焉能使憂勞悲憤不介於其中有以觸乎中矣焉

能使怨懟咨歎不形乎其言夫以三代之際道術政教莫此為盛也賢士君子莫此為多也然考乎風雅之所錄和平愉樂之音不能勝乎憂戚頌美稱譽之辭不能當乎疾刺而況數千載之下時殊而事遠者乎漢唐與宋傳國各三四百年而其全盛無虞居其三之一士之幸而遇其盛者葢甚衆至覩其論述猶或有艱窮無聊畏罪罹謗之歎葢世治矣而家或不寧身遂矣而或不獲行其志參差而不齊者固其理也歟則何怪夫言語

文章之難乎出於正也元氏之全有中國者九十有二年不以政柄屬諸士而亦不以法度誅之故士之仕者苟循理自守則可以致名位而無患禍然以父母妻子所託之身而不免與事接或任違其能叢以細故而繩以吏責亦烏能脫然無累於其心哉若浦江鄭先生仲舒之所遇盖世之所至少者也先生之家既聚族而居事養撫育服食之須有常司冠昏賔祭繇役之事有常主自為學之外一不以入其心而出仕於朝歷翰林經

筵太學太常或為其屬或掌其教曰從世之名人大儒雍容講說而未嘗預簿書錢穀之煩及乎運衰而社易奉身而歸為老成人享甘脆華美之養歲時從賓客兄弟嬉遨燕眺子姓左右數十人無適而不可於是屬文賦詩以述其樂余與先生遊從其從子叔度得其所著筠房居士集而讀之其言皆恬愉順適廣大和厚無所望乎外無所激乎中若不聞乎世之憂患者不平感憤之言無毫髮見於其間噫是何其幸乎世之有志於斯

文者或奪於事變而不得盡其才或滯於寡聞而無以開其趣故至狹隘淺陋而不足傳也因先生之所遇以求其文因文之所稱以論其世是豈特一人之言也哉是豈特今世之所鮮也哉

金華城川十詠詩序　童冀

金華漢長山邑也連山環抱郡城其西中斷如玦浙水出焉浙源發東白山繇烏傷西下經郡城南合華谿水為雙谿又北折東鶩而入于江其山則北走嚴陵南極

閩嶠東逾天台委迤以達海上之諸峯焉故自六朝以來號為山水名郡余生長是邦足迹所逮者北之羣山若金盆紫巖者以十數金盆蓋晉黄初平牧羊地也紫巖則齊劉峻讀書石室存焉又其西為金華洞天南上名山所歷亦以十數惟永康諸峯尤為峻峭而巖靈石室則心所願遊而未遂者也洪武丙辰冬柰徵至京明年而職教全湘泝大江西上五千里凡吳楚名勝若九華匡廬之勝秀彭蠡洞庭之險與夫岳陽黄鶴之偉觀

可以動盪心目者固亦多矣而猶以為未屬厭也蓋全湘距舂陵不三百里舜之九疑在焉雖旦夕心所鄉往迄弗如志及再道衡陽距南嶽一舍而近亦弗獲寓目焉將造物者靳而不畀人乎良由是身匏繫故也暨來雲川覽天目之奇峭覩震澤之浩汗及鄉所經歷者視吾故山若有加焉雖美而非吾土昔人所以興歎也今同郡朱世庸不遠數百里走介吳中持其所居城川十詠徵余序引城川去予居纔數舍容遹石室固平昔所

願遊者也所謂十詠若華盖之峯棲霞之洞已多歷年所其他若亭若軒若齋居若樓觀則創自朱氏也使徒有是境而乏亭軒之勝或淪於閒曠有是室而非其境亦烏足以辱高人名士之篇詠哉聞朱氏之居其地今數世矣其所以克專其勝者必有其道矣昔之金谷華林午橋平泉其樓觀之偉花石之夥視朱氏奚翅什伯倍蓰也然而數十年間鞠為茂草雖欲仿像其遺跡而不可得惟唐王摩詰輞川别業逮今猶可想見誠以篇

詠猶傳故也朱氏之志其在斯乎雖然是境之勝固藉人言以傳其所以克世有其勝者則賴乎後之人有以持守之也朱氏之處此其必有道矣余髮種種旦夕得告東還或杖策一來克攬奇勝償其目力所未逮者亦足以酬素志矣嗟乎故山百里猶荏苒半世弗克一造其境則夫數千里外所謂九疑衡岳計終不可得而見矣然獲歸老故山逍遥林壑以優游卒歲所得不既厚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亦庶幾焉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于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為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為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為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

矣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藴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

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蕝而習之及帝既行暴之醉呼拔劒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嘆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

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于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漢

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攄所生之所藴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漢者而復于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為贈

## 娥江送别圖序

溧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娥江之滸公欲登舟輟棹止之咸咨嗟感歎

不忍為别於是公起指江以語于衆曰昔吾絶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忝朝廷寵命頼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覲于天子何幸之深毋為不忍余别也衆闔辭以復于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來官於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寛以怠事不激以為廉則察以為智是皆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

别不忍也乃再拜别公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濵舟既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憑柁樓顧望踟蹰于時天霽潮平四山如洗木葉飛槭槭凉飈舉之與翔鳥泳魚相下上于中流使人别情紛擾益不能自忍也好事者繪焉題曰娥江送别圖將以寄公屬序於余余謂送公之别不于他所而于娥江也何故蓋娥者曹氏女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為濤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臣子大

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令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徒不忘公教亦以願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別烏足重為公道哉姑併書于圖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觀省也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召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上進詔擇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五禮為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

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强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都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幙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掌編縡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為學者師今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皇上始踐大寶首下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士欲與共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羣然造庭如水赴海而隱者之廬殆空矣朝廷待以庶

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蓋先王之為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廹之使必為義有所可許者必與之使有遂所以人之出處皆得而廉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厭載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歸上之人不違其請者蓋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内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順人情而厚民俗實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

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材之士哉况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詠歌賦詩以揚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何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先生之鄉即光之鄉也嘗遊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想瞻遺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夙昔之志哉若余遭逢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懐恩苟祿而不去於先生葢有愧焉矣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

生以識別

贈錢文則序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蠍宫也而巳命亦居是宫故平生毁譽頗相似焉夫磨蠍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葢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蠍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

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仕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蜑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為排謗者所及況遭逢聖明忝職禁署蒙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昭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采將泯焉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遼哉蓋窮達

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為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於命而不以可為者責諸已所以多自怨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為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過夫自怨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術其餘事

云

明文衡卷四十

明文衡卷四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貝瓊

今年春予與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同被召至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詔臣俶等至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縱戰

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鸞翰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蠹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横為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說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為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陂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可

勝嘆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儀秦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正者敬識於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學孔子則進而為信為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航之涉遠也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為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上之命臣俶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河南周遜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而

有學搢紳咸器之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攷其行遂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偃革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甲凡藝優而德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則遜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華之且求余序其首因舉以告遜學宜訓長洲之子二於正而無惑秦儀之邪說可也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昔洛陽賈誼為漢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雖謙讓未遑且議任公卿之位諸大臣忌而短之出為長沙傅夫高皇帝之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作不可以不定者絳灌之徒智弗及誼而帝又不能用此余深為在上者惜也今國朝偃革右文方復三王之治凡誼之言於漢者不待請而皆行矣處士開先生者亦起於洛陽為國子助教嘗自比於誼人亦以誼期之時大臣無

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未幾以病謁告留京師治之六月病久不愈迺遣歸此余又為在下者惜也嗚呼山川神靈降生竒偉磊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固將使之有為於時也然遇時之可為而皆不得有所為不知其為天道何如邪初余與先生同在成均資其講習之益一旦離散分處不能不為之惘惘矣矧以衰老之餘攝官承乏與四方雋秀相周旋而回望其放於嵩邙瀍穀間追逐雲月為事如誼所謂鳳凰自引而去麒麟莫可

係而覊者竊有愧焉士大夫咸賦詩以送之屬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 精誠錄後序

鄭楷

天子之所以奉天而勤民臣下之所以竭忠而事君者無他道焉亦曰精誠而已矣若夫人子之養親則無間於上下而又兼乎愛敬者也我朝太祖高皇帝以廣運之德貫列聖之道萬幾之暇拳拳乎天人之理恭默思道豁然有契於心嘗命文臣采經書之語及於欽若忠

孝者類為一書賜名曰精誠錄而頒之王國焉其不言
之教蓋亦至矣臣楷恭承寵命得備員進講伏蒙睿旨
命教授臣顧祿臨寫此書臣楷為之後序將欲重刻摹
印以廣其傳焉臣楷受命戰兢懼弗克荷以為茲錄出
自太祖宸衷而殿下繼太祖之志述太祖之事宜得老
於文學之臣而鋪張之而乃命之於寡陋之臣此臣所
以戰兢懼弗克荷者也切聞惟辟奉天惟子止孝惟臣
以忠其皆本於精誠乎精誠者天之道也天者理之所

自出身者親之所由生為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君能精誠則奉天之道得矣臣能精誠則事君之道得矣子能精誠則事親之道得矣而其精誠之所以致其力焉又皆本於敬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伏惟殿下德邁前王心存聖學誠敬精微之道實與太祖同一機而無間者也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思誠以造夫精誠者葢如此太祖創之於前殿下廣之於後是編一行家傳人誦前聖之經一展卷而大綱舉一入

心而忠孝生則帝王垂裕之道至矣盡矣孔子集羣聖之道而爲一大成實萬世之永頼焉精誠之錄同一揆也

送趙永明之金華序　王琦

有志乎遠大之學者非苟以文辭自衒而已葢文所以載道外於道而有工於文無有也世之言曰文者言之精言不精不足以成文故日罷於誦夜費於思鋪鏤聯疊緣飾繪繡以爲工且至然卒不過如游説之浮辭俳

優之戲談且老生得之以欺後輩後輩得之以侮同列於道無與也道者所以扶綱常而紹典則今也學於師則曰彼雖善於是而繆於此彼長於此而短於是吾亦聊從而師之講於友則曰彼雖長於我而才不及彼後於吾學而智不逮吾亦聊從而友之於道無取也嗚呼求言之精而無與於道求學之專而道無取焉使蔓辭日興繆說日廣詆訾辯議訕謗排擊則文安得不為學者累哉余舊學於金華潛谿宋公聞緒論之末未嘗不

以此為深戒黄巖趙永明弱冠為文迥出倫輩而余未之友今年秋至郡城友人林公輔出永明文數首皆烜爛敷腴閎闊肆縱比物引類悉有可稱且將從潛谿公而取正其殆有志乎遠大之學者文固不足為永明累也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余誦斯言也久於永明之行不敢不以告永明異日造金華知公所以教永明者亦當不外乎文中子之意也

送楊湖州序　劉夏

王者之取天下天心順於上人心應於下斯可以得天下矣十數年前彼君天下者其政治弊於不修四方豪傑並起百姓肝腦塗地當此之時紛紛紜紜似乎人衆可以勝天而天心亦為之震蕩杌杌而不得底於寧謐也十數年後我國家歷試諸艱大戰江湖決成敗之幾于兩陣之間以嘗試天心之所向背矣彼天心斷斷然不我釋也天既不我釋天下億兆人心又安能釋我而

他之乎然則天與之矣人與之矣猶有不來庭者我則起而取之矣於是考圖數貢以江南之大兩浙右數州之地近在肘腋尚爾未入版圖乃命將帥師先取湖州賴天心之眷顧已密而人謀之恊從斯臧甲兵府庫全城歸附上見湖民之久在辱也又念湖民之新被兵也乃不得已輟近侍之臣往撫之用是中書左司郎中楊克明受命出知湖州楊公通練沉敏諳於大體又不遺于細故湖之父兄耆老宜教其子弟曰自今以始服楊

公之教令為上新民凡奢麗敝壊之俗不可為也偷惰放肆之風不可有也其君子則豹變羽翼于聖朝其小人則革面耕鑿于田里今湖民無死傷之憂有妻孥之樂爾但知民心鄉順之致然未必知天心之使爾然也故太守下車為言爾之所不知者

贈詹學士出使序

洪武元年八月皇上臨天下慨然謂丞相宣國公曰治天下猶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建

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户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茲至理望道之勤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於是儒臣十人受命分行十道訪求賢哲與之共理天下而學士詹同文與焉詹公恢踈倜儻甞為考功郎時余與儕輩三十餘人皆隸考人心如深淵不測公投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用此道以求天下士設有姦邪小人飾詐釣名安能誑

我而冐進也邪而余也吏尚賔館惟當飭墻壁治几席以為天下大夫君子先容者焉

舟行分韻賦詩序 朱同

皇帝有天下之四年有旨盡取羣儒以選任之四方多士雲集輻輳徽之先在是行者十人維時舟次南陵之毛家浦蘆葦生風東溟出月並舸中流傳觴唱和共歎人生出處之難而聚會之不易得也於是以杜工部星臨萬戸動月傍九霄多之句分韻賦詩以紀之且以寓

夫箴規之意而令僕敘其首僕以為唐虞三代之隆處
君師之位以政教臨民者皆真儒也心法之傳教養之
道政刑之具載在方冊世變日下風氣日漓於是政教判
為二途君人者有崇儒之美名而未得真儒之實用為
儒者窮經皓首而未得盡行其道於時下於是者或拘
古今異宜而不適於用或學非所守而反悖於經先王
經世之大法或幾乎息矣今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龍
蜚江左掃蕩羣雄不數年而天下定于一乃罷黜百家

一用純儒豈非世道之將隆斯文之大幸而為儒者所宜致思乎夫學貫天人功被萬世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撥亂者真儒之學也學有淺有深而不可以强齊者也守寒素之舊而無驕奢之習知廉恥之義而無汙下之為不立異以要名不屈道以求合行止去就一晝乎在我而無一毫利害計較之私者真儒之守也守則吾儒者之所當同者也况新安吾考亭夫子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學禮義廉恥之行漸摩既久諸公幼而學壯而

行令也遭聖明之世洽教養之澤當盡藴奥以濟時守名節以律已而無負乎聖天子用儒之意則豈徒斯文之幸而已僕也不孝罪重父喪未期母疾未愈而衰經以隨諸公後斯綱常之重治教所先必當得請而歸者是以不復辭而致其學守之說為諸公别且將跋足林下以徯所謂好消息者為吾邦斯文之慶幸也公其尚有取於愚言乎同是行者婺源四人胡原昉江道全江道原胡德耕休陽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銘德汪德懋

江彥名余歙人朱同也

麟谿集序 張紞

麟谿鄭氏為東南著姓篤於行義海內稱之洪武丙子紞自雲南入覲睹左庶子濂於朝行見其循循雅飭不頋乎外詩所謂其儀不忒者庶子有焉聖上簡出羣倫置在左右俾羽翼東朝矜式天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吁其至矣庶子字仲辯義門之八世孫嘗請于余曰有家以來既多歷年所朝賢鄉彥所以稱述而光賁之者

代不乏人前此固已會萃成集矣洪惟龍德御天人材輩出後之作者未艾也隋珠和璧胥歸寶藏謹續成一編于以宣揚德化侈上之恩而先業遺緒亦藉以無忝幸為序�統遜謝再三乃修辭以對曰嗟乎分形連氣同具是理而不能不壞於人欲何鄭氏之愈遠而愈盛也何鄭氏之能通其變而制其宜也竊求其故不外周禮本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本支相保當薄而踰厚世有鄭氏猶景星麗空鳳鳴朝陽真曠世之

祥也雖然經言百世而沒其共爨之文聖人非不欲之

葢亦難為之制耳今假以一生二為法自二而下倍而

數之究于十世為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繼禰之宗將

居其半惟大宗當祭于廟餘皆室祭室祭無所君子之

所隱也且子事父母雞鳴而起問安視膳各欲盡其私

情若千人聚居一有不愜勢必有向隅而泣者於斯二

者處之特難是故通其變使人不倦時而措之與之宜

之乃君子之微權也聖人慮世雖遠又安得以權為制

哉所謂權者無私恩則不足以親親無公義則不足以尊祖私勝則義為恩揜公勝則恩為義屈節其親疏量其恩義執兩端而用其中上不忘一本之澤下不失羣從之懿自非權度精切何以與此竊嘗因父子異宫之說而思之大畧倣古者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各有祠而總為墻宇以郭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庶子可與言者率爾及此以終序述之意或亦處家之一道云

贈鄭顯則序　方希古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於恠且俗哉善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辭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辭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辭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

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辭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隮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謾之辭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

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文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不流於易葢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明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政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哉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

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羇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學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

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所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狥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

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
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
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
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
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
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
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
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

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為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為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篆書考正辯偽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為慢舍難成而為易習如水之下流

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餘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為最甚自篆而為分隷自分隷而為行草日趨簡易輕

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眙而驚嘆而人顧鮮有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芳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甞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

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偽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為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盖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為一書

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為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盖非特字學而已茍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鈌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贈王仲繒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鬻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

所為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彭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偽吳張氏宫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為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予未嘗不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

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弊褐嬴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

之以為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為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余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於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黠為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為難治而南昌贛吉為甚而臨江為尤甚觀其諺語之傳於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

憚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於旅寓於江湖通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敢驟與之交然余自弱冠以來往往見其人之來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見余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余來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其南昌人也丞謝公其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余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

雖不及識其為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為君子固亦猶見之矣邑之稅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余邑庠其人溫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來省為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余於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邪將余之所見皆適值其出於衣冠文物之冑者故有以拔乎其流俗邪是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余所見固云美矣使其俗

果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為其民之秀者豈不宜思所以變之之道乎余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蓋有之矣顧其身之所立何如爾今克彬之歸也其尚益修其身以余前所聞之俗為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余後所見之人為鄉人勸以進於善自一鄉而及於一邑自一邑而及於一郡以及於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見樂於人而旅寓於江湖道途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言

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余所聞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為彼方君子之所恥哉雖然予浙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視之猶江西之人乎余之言葢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因以自勉焉

明文衡卷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